

目 录

与吉鴻昌将军战斗在一起的日子·····	彭秋萍	1
解放前后江门钱银业的一些史料·····	吴人亮 宗伦	13
解放前的江门粮食业概况·····	陈子蕃 宗伦	19
在敌骑践踏下的江会报业·····	伦海滨	24
嘉会楼与白沙公园·····	黄兆纪	28
近代著名词人陈洵传略·····	陈一峰	32
陈子褒先生创作启蒙书籍点滴记述·····	陈君雅	38
回忆张肖白院长·····	潘赞英	40
1936年的北街仁济医院·····	王淑贤	48
从省立第四医院到江门人民医院·····	于载毅	51
江门北街启智学校·····	林孝则	56
国民党第64军劫收江会地区的经过纪实·····	张惕渊	59
从“一、二八”到福建人民政府·····	李荣光	64
“江防会议”的我问·····	叶少科	69

与吉鸿昌将军战斗

在一起的日子

——西北抗日同盟军片断回忆之二

彭秋萍

四、抗日同盟军改称抗日讨贼军

随着热河战役之后，承德淪陷，长城要口相继貽误失守，日寇直迫晋察。国民党蒋军闻风披靡，阎锡山的晋军由大同直溃太原和在察哈尔的蒋军出现展开长途竞逃奇观。与此相对照的，我抗日同盟军由吉鸿昌将军亲率劲旅，收复多伦、克沽源，取独石口要隘，势如破竹，挺进冀北，长驱直下热河省境。形势发展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更视抗日同盟军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蒋一方面耍出各种阴谋，离间分化，妄想将抗日力量一网打尽；一方面竟以莫须有罪名，要胁主张抗日的冯玉祥总司令下野。正于此时，我与王炳勋将军走访冯玉祥将军于张垣，力劝坚持始终，尽节尽忠，不为蒋饵。遗憾的是，冯将军以“前路为艰”，“急流勇退”为辞，决意离去暂避，以保清白云云。当此消息传布至军中，遽然发生动乱，内部开始分化，甚者各走极端。在此祸生肘腋的关键时刻，只有吉鸿昌与方振武将军意志坚定，屹立不移。我率领独立师官

兵为首，表示矢心作方、吉后盾，誓死坚持反蒋抗日到底，患难与共。经过一番折腾斗争之后，同盟军终于作出整编决心，将抗日同盟军番号改称抗日讨贼军。矛头直指反蒋抗日，我独立师改称讨贼军独立纵队，我仍被任命为纵队司令，马勤农为副司令兼参谋长（马原系吉的一个团长）。纵队下辖四个梯队，官兵约二千人，第一梯队长邵彬山，骑兵约四百人。第二梯队长耿继周，步骑混合队约三百五十人。第三梯队长老北风（原名张海天），骑步混合约三百五十人。第四梯队长郑桂林，骑、步、炮混合队约四百人。平、曲射炮各二门。另骑兵突击队长金圣（朝鲜人黄埔六期同学），官兵二百人。步骑混合突击队长由马勤农副司令兼，官兵二百人。卫生救护队长铁姑娘，人员约一百人，随军服务。纵队归北路军前敌指挥官吉鸿昌将军指挥（北路军司令方振武）。

我纵队编成后，得到朱子桥将军（民初曾任广东省长，原名朱庆澜，此时任东北抗日后援会长）之援助，拨给我武器装备计步枪一千五百枝，手枪一百枝，轻机关枪十五挺，重机枪八挺，弹药十万发，白银五万元，充实了我军实力。

五、驰骋于涿鹿之野

为了配合吉鸿昌将军北路军作战，我纵队奉命以主力偷渡黑河，直迫千家店，永宁。我为迷惑敌人计，并以轻骑绕过延庆，挺进沙城，沙城北倚延庆之险，南迤涿鹿之野。我每日以一百里至二百里的高速，越过崇山峻岭，与急湍河流同西进之敌赛跑，先敌占领阵地，使以傲慢行军窜入察境的日军，有的尚未到达其预定地点，已被我军捷足先登，或截断后路，或被

我腰斩、伏击、东奔西窜，乱作一团。从黑河到沙城的二百里路上，随处可见国民党蒋军逃跑时抛弃的弹药、被服、粮食、背包，甚至抢劫来的物资细软，还有拖弹药的大型辐重卡车，都来不及运走，弃置路旁，可见其狼狈奔命的窘状。

当我军进入沙城时，蒋军早已逃之夭夭，而日军远未到达。城里疮痍满目，断壁颓垣，商店住宅门窗俱无，杂物满地，居民小见，一片废墟，大街小巷，还有被蒋军蹂躏衣衫不挂的女子。一个老妇坐在废墟灰烬中啜嚎大哭，向我们诉苦说，这都是“遭殃军”（老百姓呼蒋介石的中央军）混的鬼，她还诉说城东隅的妇女从十岁到六十岁的，都无一倖免被奸污了。随着国民党政权瓦解，汉奸伪政权组织成立。我军采取措施，留下突击队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把城内汉奸组织全部粉碎。为扩大战果，我继续以轻骑驰骋于涿鹿之野。涿鹿是相传我国古代黄帝大战蚩尤的古战场。它傍着桑乾河，南有旧城，传是轩辕黄帝建都所在。城有九门，类似北京，有“小北京”之称。这里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豪绅恶霸割据一方，横行霸道。形形色式的民团武装，三教九流，日本的胡子仁丹商人，到处皆是，招摇撞骗。他们的背后，都藏有日本特务、间谍的鬼脸。我军根据这种情况，认为涿鹿只能智取，不宜力争。我们作出这一决定后，乃暗派铁姑娘带了一班女护士，化装成“日本救世军”，先潜入城内，串连民众，到处鼓噪，虚张声势。作皇军入城的宣传。继后我军便化装为日军，打着“松尾兵团”先遣队旗号，大摇大摆，由我骑着一匹红鬃大马领先，带着队伍进城。城内的牛鬼蛇神因早有准备，一闻皇军入城，都摇着太阳旗。夹道一边站着穿着长袍马褂的汉奸狗腿，躬腰曲背；一边是军容齐整的武装民团。我在马上不由得发笑起来，

乘机不亢不卑地叽叽咕嘈，讲句日本话应酬。晚上，他们便在一座大庙堂里，大排筵席，我警备森严地赴会。正当大家熙熙攘攘，大嚼大嚼，喜炮与“万岁”，“干杯”声盈耳之际，他们梦想不到已面临灭顶之灾。我军一声令下：“举手！”“我们是抗日讨贼军”，你们是卖国投日的汉奸！“是中华民族的败类！”群丑们个个丧魂落魄，脸色惨白，脸脸相觑，呆若木鸡，有的竟吓得晕厥不起。我军再一声令下：“逮捕法办”！与此同时，我们分兵收缴汉奸枪械，解除民团武装，没收了国民党军逃跑时遗下的大批械弹，辎重物资；又打开了牢狱，释放了全部抗日民众，发给他们枪械，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我军完成任务后，即挥军东指与北路军会师。

六、女队长妙算布奇阵

早寒的西北高原，北风呼啸。在1932年9月11日的黎明时分，怀柔的日军以逸待劳，以近待远的姿势，在怀柔之北十五里，抢占了我进军必经的要道，布阵于61高地岔口，以为得计。岂知我部队从侧面跨崇山峻岭，绕过敌阵，并相机于敌军怀柔归程中所必经的棧道一侧占领阵地以对付之。我军掌握了军事之主动权。后来敌人发觉我部已在他的前头驰骋西进的时候，才急忙分路随尾追击，但我军已从容地占领了阵地，引敌入甕。在一座棧道的石山上，有个留着齐肩长髮，身穿粗布黑汉服，腰繫皮带，手提双枪，年约廿二、三岁长得结实而肌肤雪白的姑娘，她是我军的十字卫生队长，因其姓名不详，而其行为却是铁面无私，人皆以铁姑娘称之。正指挥着并亲自动手搬运石头，在棧道险要地段一侧峭壁上，逐段隐蔽地

摆起石头阵来。卫生队将砍好的树礅横架在陡坡上，两边用山藤缚住树干，把石头一排排堆垒起来。她们就是如此因地制宜，待敌人临近时，把山藤砍断，石头和树礅随着滚下崖坡，把敌人砸得晕头转向，人仰马翻。

当时我军已直迫怀柔城，但先头部队进入附城四野，发觉路面有异样。新土复盖的痕迹，满眼俱是。经过细密侦察，那是一大片布雷区。什么雷？数量多少？一时还弄不清。我军迫得退回一条山谷里，休息一下再打算。是夜乌云蔽天，大地漆黑，刚过零时一刻。从电波中得知吉将军主力，已决定拂晓前向密云发动攻击，命我军在怀柔方面配合行动。这个紧急任务对我军是一严峻的考验。拂晓前，我军要在缺乏扫雷工具情况下，把这一大片雷区扫清，否则将要贻误我部队前进，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扫雷成败，关系重大。我正在沉思中，要想出个突破的办法，不意此时铁姑娘和小鬼亚亨进来，铁姑娘在我耳边低声献计。听后，我似有所悟，想起战国时齐国的田单曾摆火牛阵，大破燕军的故事。突然我心里一亮：火牛既能冲破敌阵，用火羊阵也不可以破敌地雷区？我当即下令将邻近两个牧场的山羊、绵羊千多头征来，每只羊尾繫上芦子，灌上汽油，分成十五个纵队，随即点火，羊被火烧得疼痛难忍，群向雷区奔突，接着“轰”、“轰”响了起来，火光冲天，猛烈爆炸，硝烟弥漫，守城敌军茫无所知，乱作一团。此时铁姑娘用日语高声向敌人劝降，敌兵弃城溃散者有之，竖白旗投降者有之。于此同时，密云方面也捷报频传，我军完成任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这位铁姑娘是谁呢？就是上文所曾谈到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的“千金人质”梅津静子。她自投奔我军后，在我

爱国主义和优待俘虏政策感召下，先是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反侵略战士，续而是“日本帝国军人反战大同盟”的组织者。抗战末期她回日本之后，更为日中人民世代友好长存孜孜致力。

七、三气梅津美治郎

自从“千金人质”梅津静子落入我军手中，“静子”(ZU YUCOZHUNG)二个字就象二颗钉子牢牢钉在梅津的心坎里。但最使他懊恼的是他进退两难。(他那时是华北驻屯军司令)。自我军从辽热边境闯进兴安岭丘陵地带，与北路军吉鸿昌将军会师，继而向长城线挺进，独石口要隘与丰宁城堡相继为我克复，我军逼近北平城梅津再不能等闲视之了。他亲率主力，妄想与我军决一雌雄。他组织一个日伪混合的别动队插入我军活动地区，作为专事营救静子的一支武装快速轻骑，别动队的队长名叫濑木，个子矮胖胖，长着二撇八字猫须，架着一副凸得出奇的近视眼镜。他会讲几句中国话，是一个好大喜功，有勇无谋，狡诈而好色之徒。人叫他做“色猫”。因为濑木的日语发音是SHIMOKO，与汉语“尸魔”发音相近，又与汉语“癞蟆”音相谐，故他又被称作“癞虾蟆”。我军得知情报后，一面将留守的部队化整为零，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在河叉，林网地带穿来插去，分散敌方兵力，引之入死胡同；一面将女兵班调上来，用以对付“色猫”。这个女兵班的班长名叫林美眉，辽宁人，生长在长春，讲得一口流利日本话，学得一手武艺，还有“神枪手”之称。她第一次与“色猫”打上交道，是在镇上一间茶馆里。她作为这间茶馆的老板娘出现，她对“色猫”眉来眼去，使得这只“色猫”神魂颠倒，因此，

“色猫”日夜都舍不得离开，一有空就来茶馆胡混。美眉又乘机提供他一些假情报，试探他口气，逗他流露出：“掘地三尺，也要把静子找着，好去立功升官……”之类的心底话。一天，美眉故意与女伴卸妆沐浴，边谈边笑，“色猫”来到楼下隐约听出一串女人笑声，便悄悄登上楼去。这时美眉假装不知，背着他脱衫袂，“色猫”一眼盯着，正想调戏时，美眉霍的转身，“马鹿”一声（马鹿是“贱种”、“混蛋”的日语骂人用词），“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话音刚落，一个武装女兵猛地从“色猫”背后一刀扎去，他来不及喊声，就一命呜呼。她随即将事先写好给“梅津阁下”的信放在“色猫”尸体上。这件事象长了翅膀一样飞传出去之后，梅津正挥军抵此，闻讯便急急忙忙跑来追查究竟，上楼一看，大吃一惊。他再将尸体上的信拆开一看：信中写着：“梅津阁下：濑木就是你的榜样。大勇者追来，懦夫就请回去，讨贼军女班长字。”这一下使梅津更加火上添油，可又一时拿不出主意。当我得悉此情报后，再给梅津来个“三气”，我买了一些土产，美酒作礼物，写一封亲笔信，差人送去梅津寓所。信中写着：

“梅津老师殿下：

令媛静子已回日本与奥样（注一）团聚，勿念！

学生彭样敬上”

信外，另夹有一张油印的“日本帝国军人反战大同盟”的劝降书。梅津是气恼了，但始终没有失去理智，随即下令部队撤退。

八、战斗在日、蒋夹缝中

我讨贼军纵队于克复怀柔后，原想一鼓作气与吉鸿昌将军

主力配合，直插北平，驱逐何应钦(注二)。但我纵队向平谷推进时，吉、方二将军率领的部队攻顺义，被阻于小汤山，苦战于牛栏山间，我乃派一支轻骑侧出梅阁庄支援，几经苦战，始得解围。我军会师后继向顺义猛攻。顺义县是从北平通向冀东地带的咽喉，为军事上所必争之地。顺义得手，北平和通县便在囊括中。在这一带，何应钦设重兵镇守，计有中央军商震的三十二军，万福麟的五十三军，和黄杰、关麟徵、庞炳勋、冯钦哉等十六个师。日军关东军精锐的井上师团也在频繁活动。敌众我寡。我军便决定以“攻心战”为第一步，马上把女兵班调上去，高声向敌阵喊话：

“我们都是中国人！放下武器，一起抗日救亡吧”！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苦哥们不打穷哥们！快把枪带过来吧”！

“东北军的弟兄们！跟我们一起打日本啊！打回东北老家去”！

弟兄们听着！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守你们的村！我们走我们的路吧”！

在喊话声中果然有个东北军从山上下来了，双手把步枪举起。我们又喊道：

“弟兄呀！你先来，你先活命了啦”！

有了这个活命先行者的榜样，顷刻间，山上的敌军都把枪举起来。在我们的反战喊话中，不少日兵军心涣散了。梅津的侍从副官板本，卫士松尾也向我军投奔来了。他们后来也成为“反战”战士。

当我军正要乘胜袭取北平，由吉鸿昌将军率领的敢死队为前驱猛进时，突然，上空的日本飞机更翻向我军投弹，狂轰滥

炸。一时硝烟弹火弥漫。但空袭拦不住我军前进的去路。吉将军把上衣一甩，光着半身，指挥着敢死队，抡着大刀片上阵，向三十二军阵地冲去，而三十二军只应付一下就走。当我挥军闯进顺义城下时，局势突然起了难以逆料的变化。奇怪的是，日本军会从国民党防区里杀出来。“停战区”（注三）怎么又走出国民党中央军来呢？这简直使人无法理解。涂着红色膏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和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飞机交错地飞，太阳旗与青天白日旗混杂在一起朝我军蜂湧而来。方将军对吉鸿昌说：“我们被围了，快撤下去”！吉将军说：“来不及撤了，只有背水一战啊”！吉将军一跃而起，再把上衣一甩，赤着双膊，“冲呀”！“冲呀”！喊喝连声，楔入敌阵。战士们越过一道道火墙，用手榴弹开路，突向高山。敌机只能无目标地乱炸。追在后边的黄杰师和堵在前头的关麟徵师只是望着高山兴叹。但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下去，日本的飞机架次不断增加。那时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何应钦勾结日酋小柳津，日、蒋、伪军合流夹击我军。我军奋战数天，几次突围未果，伤亡惨重。我军所带干粮早已吃光，战士们饥饿难当。吉将军不忍眼瞅着同生死的抗日弟兄遭此无谓牺牲，乃毅然与方振武将军商量，接受了平津红十字会及各慈善团体的斡旋，偕方振武将军一起，亲到国民党司令长官部商讨调停条件。这时是1933年10月7日未料到吉、方两将军成了蒋牢的阶下囚！

九、南进第一个回合

西北抗日讨贼军在日、蒋合流夹击下，虽然失败了，反蒋抗日救国的火焰却由北而南越烧越旺。为了南进准备，我奉命

入关。我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扣留起来，在爱国人士的营救下（注四），始免于难，只身南回。

1934年1月底（阴历甲戌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回抵香港，曾见胡展堂先生。恰巧方叔平（注五）将军先我在座，相见欣然！倾谈中我才知道他和吉鸿昌将军当日被商震押解北平途中逃脱出来的经过，同时也欣悉李任公因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来港的消息。我与叔平离开胡公馆，便同去拜访任公。大家劫后重聚，倍感亲切。谈到开拓西南“反蒋抗日”根据地问题时，我还记得有过这一段对话。叔平说：“经过察哈尔抗日的实践，认识到只有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才有实现抗战之可能。当前任务，只有积极反蒋”。任公则认为：“抗日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义务。反蒋抗日和迫蒋抗日，也该二者相辅并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注意加强与各种反蒋势力的联合，竭力支持和掩护曾经被蒋介石反动派打击、迫害过的人物，作为抗日集聚力量（注六）。我现进行组织的‘民族革命大同盟’，意义就在这里，（注七）最后任公对我说：“你回广州后，多去‘留东同学会’联系，陈济南、罗翼群都是你留日的好友，（注八）他们在西南有影响。”

我接受任务后，在离港回穗前一日，我特去拜访孙夫人宋庆龄。我将年来北上抗日失败的经过和此次奉命来港的情况上告。她仔细地听，听后深表同情与支持。她从柜里取出她的一份《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给我看，并阐述其中意义（注九）。当我告辞时，她又谆谆叮嘱：“今后好好为此致力”。

不幸的是，吉鸿昌将军承西南诸公之邀，正准备南来的时候，在天津被蒋特行刺受伤，继而被捕入狱，竟于1934年11月25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北平。噩耗传来，我不由得

顿足痛哭。这是我们正义事业的一大损失，我有感而以“咏落花”为题，赋诗一首，籍志哀思！诗云：

多情结局即无情，
独倚雕栏百感萦。
堕溷知谁还葬尔，
飘蓬如我更怜卿；
漫云汉苑铃能护，
回首唐宫梦未成。
修到名花犹有劫，
那堪猿鹤吊苍生！

注释：一、“奥样”是日语译音，即“尊夫人”之意。

二、何应钦当时是代行蒋介石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

三、“停战区”是1933年1月“塘沽协定”规定：

中国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把河北省东北部一片国土划为“非武装停战区”，中国不得在此进驻军队。

四、我入关在北平被蒋宪兵扣留后，经由冯玉祥将军设法通过朱子桥将军的说项，商请由吴佩孚出面保释。当时北平局势：日、蒋二方都极力拉拢吴，只有吴才有力做到保释了。

五、胡汉民字展堂，方振武字叔平，吉鸿昌字世五，李济字任潮。

六、抗战前后，李任公在桂林时，掩护过不少民主人士如邹韬奋、陶行知、梁漱溟、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民盟人士，冯玉祥办的三户图书馆，陶行知的育才学校都籍任公的掩护而开展工作。

七、“民族革命大同盟”，自七七事变，全国开始抗战

后，陈铭樞主张解散。1948年在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八、罗翼群曾任广东省驻日留学生监督，当时是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陈济南是陈济棠亲兄弟，与同我日本军校同学。

九、《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内容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逾二十万之众。此纲领公开发表于1934年4月，领衔的有何香凝等二千余人。

解 放 前 后

江門錢銀業的一些史料

关人亮提供資料

宗 伦 整 理

江門地处五邑咽喉，上至广州及西江肇庆梧州，下至海南湛江，外至香港澳门。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方便。况且又是侨乡、很久以来，都是各江货物集散地，客商来往频繁，商业发达。为了适应市场需要，钱银业很早以来便应运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发展。至抗战前江門拆马路时期，更如雨后春笋，先后开设多家。最盛时期，江門有银行五家，广东省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岭海银行、合德银行。银号三十二家、万同源、和生、会丰、振昇、嘉祥等。找换钱枱六家，民有、天祥等。银号中属华侨集资的约占半教。按其经营项目，银号是经营存款，汇兑各埠银两，买卖外币外汇等。钱枱则是资本较少，经营门市钱银找换而已。

另外，会城有银号十七家如宝其昌、和安、裕丰隆等。找换钱枱四家宝祥、天福等。

钱銀业行业有两个组织，一是钱銀业同业公会，这是依照政府法令的工商团体组织，加入市商会为会员，选出代表参加商会的会员代表大会和选举商会的理理事，是表面的组织。另

外，还保留了封建的行会组织——忠信堂，忠信堂设有金银贸易场，为行业买卖交易的集中地，必须加入忠信堂始能入场买卖。因此，会城的银号也就要加入江门的忠信堂了。

贸易场内的买卖交易，在以前的时候，是用“暗盘”的。所谓暗盘，就是在讨价还价中，仅是买卖双方自己知道，不给在场的其他同行业知道。为了保持营业上秘密，他们用握手的方法来“斟盘”（讨价还价）。场内人头涌涌，你要买什么或卖什么，就在场内四处行走，一面行一面唱（有些地方叫金银贸易场做金鱼缸形容象金鱼一样两头游）。到了有人想买或想卖，适合其需要，就彼此握手，用自己各个手指按对方的手来表示一至十的数字，对方还价也用手指回按。斟盘到双方同意成交，就回店取货出货。这种握手方式，就算你站在旁边，也不知道他们成交的价格。不过这个方式，老一辈的还用过，后来逐渐没人用了。

江门商业比较鼎盛时期，人民生活安定，有些街道在农历正月十五灯节，有举办赛酒会的玩意儿，钱银业的店舖多设在永兴街（现新市路），街道上经济能力比较充裕，赛酒会规模也较大，每年农历元宵灯节，永兴街街头街尾，搭起花彩牌楼。安排筵席多席。人人都可参加。资格是先在牌楼入口处饮烧酒三碗，然后才可入席。座满开席时，每人平均地饮酒吃菜，一碗又一碗，饮至最后一人不醉而神智清醒的，就作为第一名，领得奖品，有金猪全只及其他礼品等。妇女酒量也不弱于男人，有两年是妇女取得第一名。这些玩意儿是为了粉饰太平，很容易使人饮过量的酒，侥幸多年来没有什么不幸事情发生。

及至日寇侵华，时局动荡，金融紧缩，钱银业逐渐衰落。

江门淪陷前夕。銀行僅有中國及省行兩家，銀號得十三家，找換店六家。

一九三九年江門淪陷，錢銀業紛紛結束，東主們將資金轉移到澳門或廣州灣（現湛江），及後稍為安定一些，才有少數人返回江門開設小規模的檔口。當時江門屬淪陷區，而附近禮樂鄉則是緩衝地帶，新會雙水和鶴山沙坪打入，便是未淪陷的自由區。淪陷區行使偽政府發行的儲備券及日本軍票，自由區則行使國民黨發行的大洋券。兩地物資交流，需要互相兌換，这样就形成了兩地匯兌業務以及錢銀找換。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因而又有些人從香港返回江門重操舊業。隨著偽幣不斷貶值，人們便爭購黃金以保本保值，這樣錢銀業又增加了買賣黃金的業務。出現蓬勃發展的局勢。這個時期，資金較多的稱為銀號，經營匯兌買賣金飾和存款放款為主及兼營錢銀找換。資金較少的則稱為錢枱，以找換為主（亦即貶稱“剃刀門楣”言其出又刮入又刮之意）。到一九四五年又發展銀號及錢枱多間，在當時對促進物資交流發展城鄉經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也隨波逐流興風作浪，加速了金融動蕩，影響了人民生活。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淪陷期間，敵偽統治，日寇橫行霸道，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那些所謂密探隊，如以簡光為首的日寇密探偵緝隊和以李紹為首的警探隊，更是狐假虎威，欺壓人民。他們對錢銀業更是虎視眈眈，經常借口錢銀業擾亂金融而敲詐勒索。更甚者更搜捕拉人，除抄去黃金外幣外，還要“講數”（即勒索一定的款項），才肯放人。一九四三年，永昌等銀號便受到這樣遭遇，幾淪破產。

日偽時期，偽中央儲備銀行在江門設有一間分行在新市路

原日中国银行原址，由于伪钞不断贬值，银业中有些与该行熟悉的人，常常以黄金作抵押贷款，虽然要纳较高的利息，但由于通货膨胀速度很快，到期还款时，除了缴纳利息外，还是有利可图。到抗战胜利前夕，江门钱银业大小共有二十多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国民党接管江门。原来伪政府发行的储备券成了废纸，市面通行大洋券关金券（关金每元等于大洋二十元）。这时停顿多年的华侨汇款又开始恢复，有些华侨通过在香港的金山庄或南洋庄转汇回来，有些则直接将国外的汇票寄到国内侨眷手上，然后按时价卖给银号，这样，江门的钱银业又多了一门生意，他们买到了这些汇票（即所谓“金单”多数是美元的）。带到香港，卖给香港的银号，再在江门接回进口商的汇款，这样便可从中获利。光复不久，国民党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人们对大洋券失去信心，纷纷购买黄金外币以保本保值，使钱银业更为活跃，从光复初期二十多家增至四十多家，从原来开设在太平路釣台路新市路一带扩展到常安路，成为各行业中的佼佼者。

不久，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要领取正式牌照才能成为正式钱庄，即是要有抗战前的牌照，才能登记开业。那便只有一些老字号如嘉祥振昇等有抗战前牌照成为正式钱庄，经营存放款买卖汇兑。其他没有抗战前牌照的便改头换面称为金飾店，暗中同样经营钱银业务。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洋券成了“湿柴”——难销（烧）。便要弄花招，抛出了所谓金元券，以吸收回大洋券，并虚张声势订定如何如何稳定金融的法令。但毕竟国库空虚，金元券币值急剧下降，其下跌之猛，为大洋券所望尘莫及，不到一年时间，纸币面额由最高为